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三

後學雙峰年羹堯重訂

金壇王汝驤

同校

太倉張泰基

奏草三

奉天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

朝隱奉宣聖旨頻覽卿表狀勸朕數對羣臣兼許令  
論事辭理懇切深表盡忠朕本心甚好推誠亦能納  
諫但緣上封事及奏對者少有忠良多是論人長短  
或探朕意旨朕雖不受讒譖出外即謾生是非以為  
威福朕往日將謂君臣一體都不隄防緣推誠信不



陸宣公集 卷十三  
疑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他故却是失在推誠又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銜歸過於朕以自取名朕從即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朕見從前已來事祇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亦不是倦於接納卿宜深悉此意者聖德廣大如天包容俯矜狂愚仍賜獎諭嘉臣以懇切目臣以盡忠雖甚庸駑實懷感勵夫知無不言之謂盡事君以義之謂忠臣之夙心久以自誓以此為奉上之道以此為報主之資幸逢休明獲展

誠願既免罪戾又蒙褒稱庶奉周旋不敢失墜儻陛下廣推此道施及萬方咸獎直以矜愚各錄長而捨短人之欲善誰不如臣自然聖德益彰羣心盡達愚衷懇懇實在於斯睿眷特深縷宣密旨備該物理曲盡人情其於慮遠防微固非常識所逮然臣竊謂天子之道與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帝王之盛莫盛於堯雖四凶在朝而僉議靡輟故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是知人有邪直賢愚在處之各得其所而已必不可以忠良者少而闕於詢謀獻納之道也昔人有因噎而廢



陸宣公集 卷十三  
食者又有懼溺而自沉者其爲矯枉防患之慮豈不  
過哉願陛下取鑒於茲勿以小虞而妨大道也臣聞  
人之所助在乎信信之所立由乎誠守誠於中然後  
俾衆無惑存信於己可以教人不欺唯信與誠有補  
無失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故聖  
人重焉以爲食可去而信不可失也又曰誠者物之  
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言不誠則無復有事矣匹  
夫不誠無復有事況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可不  
誠於人乎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者臣竊以  
斯言爲過矣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

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由此論  
之陛下可審其所言而不可不慎信其所與而不可  
不誠海禽至微猶識情僞含靈之類固必難誣前志  
所謂衆庶者至愚而神蓋以蚩蚩之徒或昏或鄙此  
其似於愚也然而上之得失靡不辯上之好惡靡不  
知上之所祕靡不傳上之所爲靡不効此其類於神  
也故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接不以禮  
則徇義之意輕撫不以恩則効忠之情薄上行之則  
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若響應聲若影從表表枉  
則影曲聲淫則響邪懷鄙詐而求顏色之不形顏色



形而求觀者之不辯觀者辯而求衆庶之不惑衆庶惑而求叛亂之不生自古及今未之得也故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若不盡於己而望盡於人衆必給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矣今方岳有不誠於國者陛下則興師以伐之臣庶有虧信於上者陛下則出令以誅之有司順命誅伐而不敢縱捨者蓋以陛下之所有責彼之所無故也向若陛下不誠於物不信於人人將有辭何以致討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去身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爲悔者也臣

聞春秋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易曰日新之謂盛德禮記曰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商書仲虺述成湯之德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周詩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夫禮易春秋百代不刊之典也皆不以無過爲美而謂大善盛德在於改過日新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而贊揚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周宣中興之賢主也吉甫文武之賢臣也以賢臣而歌誦賢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唯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蓋爲人之行已必有過差



陸宣公集 卷一 四  
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  
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是為君子遂非則其惡彌積  
斯謂小人故聞義能徙者常情之所難從諫勿咈者  
聖人之所尚至於贊揚君德歌述主功或以改過不  
吝為言或以有關能補為美中古已降淳風浸微臣  
既尚諛君亦自聖掩盛德而行小道於是有入則造  
膝出則詭辭之態興矣姦由此滋善由此沮帝王之  
意由此惑譖臣之罪由此生媚道一行為害斯甚太  
宗文皇帝挺秀千古清明在躬再恢聖謨一變流弊  
以虛受為理本以直言為國華有面折廷爭者必為

霽雷霆之威而明言獎納有上封獻議者必為黜心  
意之欲而手勅褒揚故得有過必知知而必改存致  
雍熙之化沒齊堯舜之名向若太宗徇中主之常情  
滯習俗之凡見聞過則羞己之短納諫又畏人之知  
雖有求理之心必無濟代之効雖有悔過之意必無  
從諫之名此則聽納之實不殊隱見之情小異其於  
損益之際已有若此相懸又況不及中才師心自用  
肆于人上以遂非拒諫孰有不危者乎且以太宗有  
經緯天地之文有底定禍亂之武有躬行仁義之德  
有致理太平之功其為休烈耿光可謂盛極矣然而



陸宣公集 卷十三  
人到于今稱詠以爲道冠前古澤被無窮者則從諫改過爲其首焉是知諫而能從過而能改帝王之美莫大於斯陛下所謂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銜歸過於朕者臣以爲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伏願以貞觀故事爲楷模使太宗風烈重光於聖代恐不可謂此爲歸過而阻絕直言之路也臣聞虞舜察邇言故能成聖化晉文聽輿誦故能恢霸功大雅有詢于芻蕘之言洪範有謀及庶人之義是則聖賢爲理務詢衆心不敢

忽細微不敢侮鰥寡侈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遜于志者不必然逆于心者不必否異于人者不必是同于衆者不必非辭拙而効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實慮之以終其用無他唯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理見天下之心夫人之常情罕能無惑大抵蔽於所信阻於所疑忽於所輕溺於所欲信既偏則聽言而不考其實由是有過當之言疑既甚則雖實而不聽其言於是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其可重之事欲其事則存其可弃之人斯並苟縱私懷不稽皇極于以虧天下之理于



陸宣公集 卷十三 六  
以失天下之心故常情之所輕乃聖人之所重圖遠者先驗於近務大者必慎於微將在博採而審用其中固不在慕高而好異也陛下所謂比見奏對論事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者臣竊以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槩輕侮而莫之省納也陛下又謂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者臣竊以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盡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何以知其然臣每讀史書見亂多理少因懷感歎嘗試思之竊謂爲下者莫不願忠爲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

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彊愎此三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慙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辯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



陸宣公集 卷十三  
之畏慙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宮闕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獲覩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覩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不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疑則不納其誠惑則不從其令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是使亂多理少從古以然考其初心不必淫暴亦在乎兩情相阻馴致其失以至于艱難者焉昔龍逢誅而夏亡比干剖而殷滅宮

奇去而虞敗屈原放而楚衰臣謂夏殷虞楚之君若知四子之盡忠必不勦弃若知四子之可用必不拒違所以至於忍害而捨絕者蓋謂其言不足行心不足保故也四子既去四君亦危然則言之固難聽亦不易趙武呐呐而爲晉賢臣絳侯木訥而爲漢元輔公孫弘上書論事帝使難弘以十策弘不得其一及爲宰相卒有能名周昌進諫其君病吃不能對詔乃曰臣口雖不能言心知其不可然則口給者事或非信辭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訓一詰而謂盡其能哉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實



以此輕天下之士必有遺才臣是以竊慮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良有以也古之王者明四目達四聰蓋欲幽抑之必通且求聞已之過也垂旒於前黈纁於側蓋惡視聽之太察唯恐彰人之非也降及末代則反於斯聰明不務通物情視聽祇以伺罪釁與衆違欲與道乖方於是相尚以言相示以智相冒以詐而君臣之義薄矣以陛下性含仁聖意務雍熙而使至道未孚臣竊爲陛下懷愧於前哲也古人所以有恥君不如堯舜者故亦以是爲心乎夫欲理天下而不務於得人心則天下固

不可理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於接下則人心固不可得矣務勤接下而不辯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辯君子小人而惡其言過悅其順已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辯矣趣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顏取怨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害而以美利利之猶懼忠告之不諫況有疎隔而勿接又有猜忌而加損者乎天生烝人合以爲國人之有口不能無言人之有心不能無欲言不宣於上則怨讟於下欲不歸於善則湊集於邪聖人知衆之不可以力制也故植謗木陳諫鼓列爭臣之位置采詩之官以宣其言尊禮義安



陸宣公集 卷十三 九  
誠信厚賢能之賞廣功利之途以歸其欲使上不至於亢下不至於窮則人心安得而離亂非何從而起古之無爲而理者其率用此歟苟有理之之意而不知其方苟知其方而心守不壹則得失相半天下之理亂未可知也其又違道以師心弃人而任已謂欲可逞謂衆可誣謂專斷無傷謂詢謀無益謂諛說爲忠順謂獻替爲妄愚謂進善爲比周謂嫉惡爲嫌忌謂多疑爲御下之術謂深察爲照物之明理道全乖國家之顛危可立待也理亂之戒前哲備言之矣安危之効歷代嘗試之矣舊典盡在殷鑒足徵其於措

置施爲在陛下明識所擇耳伏願廣接下之道開獎善之門弘納諫之懷勵推誠之美其接下也待之以禮煦之以和虛心以盡其言端意以詳其理不禦人以給不自眩以明不以先覺爲能不以臆度爲智不形好惡以招諂不大聲色以示威如權衡之懸不作其輕重故輕重自辨無從而詐也如水鏡之設無意於妍蚩而妍蚩自彰莫得而怨也有犯顏讜直者獎而親之有利口讒佞者踈而斥之自然物無壅情言不苟進君子之道浸長小人之態日消何憂乎少忠良何有乎作威福何患乎妄說是非如此則接下之



要備矣其獎善也求之若不及用之懼不周如梓人之任材曲直當分如滄海之歸水洪流必容能小事則處之以小官立大勞則報之以大利不忌怨不避親不挾瑕不求備不以人廢舉不以已格人聞其才必試以事能其事乃進以班自然無不用之才亦無不實之舉如此則獎善之道得矣其納諫也以補過爲心以求過爲急以能改其過爲善以得聞其過爲明故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爲盛德是則人君之與諫者交相益之道也

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採納之名然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唯恐謹言之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其推誠也在彰信在任人彰信不務於盡言所貴乎出言則可復任人不可以無擇所貴乎已擇則不疑言而必誠然後可求人之聽命任而勿貳然後可責人之成功誠信一虧則百事無不紕繆疑貳一起則羣下莫不憂虞是故言或乖宜可引過以改其言而不可苟也任或乖當可求賢以代其任而不可疑也如此則推誠之義孚矣微臣所以屢屢塵黷而不



陸宣公集 卷十三  
能自抑者蓋以陛下有拯亂之志而多難未平有務理之誠而庶績未乂有堯舜聰明之德而未光宅於天下有覆載含弘之量而未翕受於衆情故臣每中夜靜思無不竊歎而深惜也向若陛下有其位而無必行之志有其志而無可致之資則臣固已從俗浮沉何苦而汲汲如是惟陛下詳省所闕亟行所宜歸天下之心濟中興之業此臣之願也億兆之福也宗社無疆之休也謹奏

奉天論尊號加字狀

右冀寧奉宣聖旨往年百官請上尊號曰聖神文武皇帝今緣經此寇難諸事並宜改變衆議欲得於朕舊號之中更加一兩字卿宜商量事體穩便得否者伏以睿德神功參天配地巍巍蕩蕩無得而名臣子之心務崇美號雖或增累盈百猶恐稱述未周陛下既越常情俯稽至理愚衷未諭安敢不言竊以尊號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沖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今者鑿輿播越未復宮闈宗祏震驚尚愆禋祀中區多梗大慙猶存此乃人情向背之秋



陸宣公集 卷十三  
天意去就之際陛下誠宜深自懲勵以收攬羣心痛  
自貶損以荅謝靈譴豈可近從末議重益美名既虧  
追咎之誠必累中興之業以臣庸蔽未見其宜乞更  
詳思不爲兇孽所幸此臣之至願也謹奏

重論尊號狀

右冀寧奉宣聖旨卿所商量加尊號事雖則理體甚  
切然時運必須小有改變亦不可執滯不信卿宜爲  
朕更審思量應亦無妨者臣聞德合天者謂之皇德  
合地者謂之帝德合人者謂之王父天母地以養人  
理物各得其宜者謂之天子是皆至尊之殊號極美  
之大名雖欲變更無踰於此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  
自生人已來君德之最神聖者天下尊之美之亦已  
至矣而其指以爲號者或曰皇或曰帝唯目一字且  
猶不兼禹湯繼興莫匪大聖尚自菲薄降號爲王嬴



陸宣公集 卷十三  
秦德衰於殷周而名竊於義皞兼皇與帝始總稱之  
流及後代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是知人主  
輕重不在名稱崇其號無補於微猷損其名不傷於  
德美然而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崇之獲矜能納諂  
之譏得失不侔居然可辯況今時遭屯否事屬艱難  
尤宜懼思以自貶抑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其  
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祇天戒天時人事  
理必相扶人既好謙天亦助順陛下誠能斷自宸鑒  
渙發德音引咎降名深自剋責惟謙與順一舉而二  
美從之外可以收物情內可以應元運上可以高德

於夏古下可以垂法於無窮興廢典矯舊失至明也  
損虛飾收美利大智也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常為  
稱首者達於茲義而已矣陛下何恡而不革反欲加  
冗號以受實患哉元元道德經曰王侯自謂孤寡不  
穀以賤為本也周襄王遭亂出居于鄭告于諸侯曰  
不穀不德鄙在鄭地春秋禮之以其能降名也漢光  
武詔令上書者不得言聖史冊稱之以其能損已也  
臣顧以賤微獲承訪議伊尹恥其君不如堯舜臣亦  
恥之是以誠發於中不復防慮忌諱赦其愚而鑒其  
理惟明主行焉謹奏



奉天論赦書事條狀

右隱朝奉宣聖旨并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臣令臣審  
看可否如有須改張處及事宜不盡條錄奏來者臣  
謹如詔旨詳省再三猶懼所見不周兼與諸學士等  
參考得失僉以為綱條粗舉文理亦通事多循常辭  
不失舊用於平昔頗亦可行施之當今則恐未稱何  
則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不  
可以常語諭自陛下嗣承大寶志壹中區窮用甲兵  
竭取財賦眩庶未達於暫勞之旨而怨咨已深昊穹  
不假以悔禍之期而患難繼起復以刑謫太峻禁防



傷嚴上下不親情志多壅乃至變生都輦盜據宮闈  
九廟鞠陷於匪人六師出次於郊邑奔逼憂厄言之  
痛心自古禍亂所鍾罕有若此之暴今重圍雖解逋  
寇尚存裂土假王者四兇滔天僭帝者二豎又有顧  
瞻懷貳叛援黨姦其流寔繁不可悉數皇輿未復國  
柄未歸勞者未獲休功者未及賞困窮者未暇恤滯  
抑者未克伸將欲紓多難而收羣心唯在赦令誠言  
而已安危所屬其可忽諸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  
不切人誰肯懷昔成湯遇災而禱于桑野躬自髡剔  
以爲犧牲古人所謂割髮宜及膚剪爪宜侵體良以

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益不臻今茲德音亦類  
於是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招延  
不可以不廣潤澤不可以不弘宣暢鬱堙不可不洞  
開襟抱洗刷疵垢不可不盪去癥痕使天下聞之廓  
然一變若披重昏而覩朗曜人人得其所欲則何有  
不從者乎應須改革事條謹具別狀同進除此之外  
尚有所虞竊以知過非難改過爲難言善非難行善  
爲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  
所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感者誠發於  
心而形於事人或未諭而宣之以言言必顧心心必



陸宣公集卷第十三  
副事三者符合不相越踰本於至誠乃可求感事或未致則如勿言一虧其誠終莫之信伏惟陛下先斷厥志乃施於辭度其可行而宣之其不可者措之無苟於言以重其悔言克誠而人心必感人心既感而天下必平事何可不詳言何可不務罄輸愚懇伏聽聖裁謹奏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三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四

後學雙峰年羹堯重訂

金壇王汝驤  
同校  
太倉張泰基

奏草<sub>四</sub>

奉天論擬與翰林學士改轉狀

右冀寧奉宣勅旨卿及諸學士名銜宜並鈔錄進來冀寧又向臣說云聖意以臣等自到奉天書詔填委欲與改轉以獎勤勞者承命竦息顧慙非宜進退徬徨不知所措臣謬以儒學選居翰林雖職異訐謀而恩參近侍當陛下用兵之會乏決勝之籌從陛下避



狄之遊靡出奇之計見危闕授命之節知難無伏死之爭事君大猷臣則皆曠屑屑供職曾何足云夫君之有臣以濟理也理不失道亂何由生亂之浸興由理乖也君之及難實臣罪也是以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陛下躬罹逼脅露處郊畿園廟震驚斯謂辱矣寇讎密邇亦云憂矣臣竊謂凡今在位任重者其罪大職近者其責深臣之職司頗亦爲近是宜當責安可增榮又聞初到奉天已頒詔命應是扈從將吏一例並加兩階今若翰林之中獨蒙改轉乃是行賞不類命官以私錄微勞則臣等遷位過優勸來者則從官加階太薄先後失次輕重不倫凡百具寮誰不解體夫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犯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至如徇主忘家固是臣子常分追陪輦蹕曷足甄稱陛下必以朝官之中有來有否事須旌別以儆不從則望先錄大勞次徧羣品然後以例均被臣亦何敢獨辭殊渥曲臨實傷大體不任覲懼之至謹奉狀以聞謹奏



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右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百乘之室不畜聚斂之臣夫豈皆能忘其欲賄之心哉誠懼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耳是以務鳩斂而厚其帑櫝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所作與天同方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爲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之不爲貪散之不



為費以言乎體則博大以言乎術則精微亦何必撓  
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  
效匹夫之藏虧法失人誘姦聚怨以斯制事豈不過  
哉今之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耆舊之說皆  
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所  
用盍各區分稅賦當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  
乎天子以奉私求元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  
祗於茲迨乎失邦終以餽寇記曰貨悖而入必悖而  
出豈非其明効歟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約  
儉斥遠貪饕雖內庫舊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獻不

入禁闈清風肅然海內丕變議者咸謂漢文却馬晉  
武焚裘之事復見於當今近以寇逆亂常鑿輿外幸  
既屬憂危之運宜增儆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遊  
行殿忽覩右廊之下榜列二庫之名懼然若驚不識  
所以何則天衢尚梗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噢咻  
未息忠勤戰守之効賞賚未行而諸道貢珍遽私別  
庫萬目所視孰能忍懷竊揣軍情或生觖望試詢候  
館之吏兼採道路之言果如所虞積憾已甚或忿形  
謗讟或醜肆謳謠頗含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  
知眊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



感頌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迨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讟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恒性嗜貨矜功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咨此理之常固不足怪記曰財散則民聚財聚則民散豈非其殷鑒歟衆怒難任蓄怨終泄其患豈徒人散而已亦將慮有構姦鼓亂干紀而強取者焉

夫國家作事以公共爲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爲心者人必拂而叛之故燕昭築金臺天下稱其賢殷紂作玉杯百代傳其惡蓋爲人與爲己殊也周文之囿百里時患其尚小齊宣之囿四十里時病其太大蓋同利與專利異也爲人上者當辨察茲理洒濯其心奉三無私以壹有衆人或不率於是用刑然則宣其利而禁其私天子所恃以理天下之具也捨此不務而壅利行私欲人無貪不可得已今茲二庫珍幣所歸不領度支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宣利也物情離怨不亦宜乎智者因危而建安明者矯失而成



德以陛下天姿英聖儻加之見善必遷是將化蓄怨  
為銜恩反過差為至當促殄遺孽永垂鴻名易如轉  
規指顧可致然事有未可知者在陛下行與否耳  
能則安否則危能則成德否則失道此乃必定之理  
也願陛下慎之惜之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  
戒平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  
分下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眾  
同欲是後納貢必歸有司每獲珍華先給軍賞瓌異  
織麗一無上供推赤心於其腹中降殊恩於其望外  
將卒慕陛下必信之賞人思建功兆庶悅陛下改過

之誠孰不歸德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  
復都邑興行墜典整緝焚網乘輿有舊儀郡國有恒  
賦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  
也損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舉一事而眾美具行之  
又何疑焉恡少失多廉賈不處溺近迷遠中人所非  
況乎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不勝管窺願効之至  
謹陳冒以聞謹奏



陸宣公集卷十四第六

奉天論解蕭復狀

右冀寧奉宣聖旨緣國家賦稅多出江淮既未收復京城恐遠路傳說過甚所以欲得遣一大臣往彼宣慰以安遠近之情初欲簡擇此使並先共宰相商量皆云蕭復久任江外刺史諳彼事宜又就宰相之中名望最重令其往彼宣慰人必望風悅服其時蕭復亦自見此商議更無異同朕猶不能自斷遂喚諸朝士般次對見一一親向說宣慰之意問其穩便已否皆云至要並無異辭朕所以更不疑惑已與擇得發日及其臨行從一等却論奏欲得且留蕭復又頻有



朝官上封事亦與從一等意同朕忽見此翻覆非常  
悵恨數日思量不測其故意況必是蕭復計會遣其  
論奏蕭復又有何事苦欲得住其意深不可會卿比  
來諳此人性行否兼與朕子細思料若不肯去其意  
何在者蕭復往年曾任常州刺史臣其時寄住常州  
首尾二年閱其理行及到京邑多與往來歲月滋深  
情意相得復之志性臣則備諳本是貴門又聯戚屬  
痛自修勵慕為清貞矯枉太深時或過當論經義則  
以守死善道執心不回為本議人物則以魏元忠宋  
璟為師已之所行皆欲盡善故涉好名之累亦無應

變之才用雖不周行則可保至如二三爽德翻覆挾  
姦復之為人必不至是安有親承計議退自變渝私  
誘官僚曲令干說是同兒戲非近人情雖甚狂愚猶  
應不敢若稍恭慎固當不為況乃見稱名流獲踐清  
貫備股肱之任承渥澤之私何心何顏忍至於此假  
令蕭復之意或欲逗留在於從一之徒寧肯附會臣  
緣自到行在常居禁中向外事情視聽都絕忽承顧  
問莫測端由陛下必欲研窮斯理不為難察初舉蕭  
復充使本是從一等商量後請蕭復不行又是從一  
等論奏一矛一楯理必有歸或遣或留意將安在但



垂睿詰孰敢面謾蕭復若相屬求則從一等何容為  
 隱從一等儻自迴互則蕭復不當受疑陛下奚憚而  
 不辯明乃直為此悵恨也夫明則罔惑辯則罔冤惑  
 莫甚於逆詐而不與明冤莫痛於見疑而不獲辯是  
 使情偽相糅忠邪靡分茲實居上御下之要樞惟陛  
 下留意幸察謹奏

奉天薦素高等狀

素高楊頊

已上二人並曾任御史中丞

裴譔

曾任金吾將軍

孫咸

曾任京兆少尹

周皓

曾任丹延都團

練觀

裴胄

曾任宣州刺史

崔造殷亮李舟

已上並任郎官

何士幹姚南仲

陸淳沈既濟

已上曾任補闕拾遺

右臣近因奏對言及任人陛下

累歎乏才惘然憂見於色臣退而思省且喜且慙所  
 喜者樂陛下急於求賢明君致理之資也所慙者恥  
 近侍不能薦士微臣竊位之罪也輒自揣擇思舉所  
 知猶懼鑒識不明品藻非當反覆參校未果上聞昨  
 蒙宣示中書進擬量移官令臣審看可否者因悟貶  
 降之輩其中甚有可稱臣以素所諳知兼聞公議此



陸宣公集 卷十四  
狀之內僅得十人狀所不該又有三四或因連累左  
黜或遭讒忌外遷互有行能咸著名跡寘之清列皆  
謂良材若但準例量移及令仍舊出守固非陛下愛  
賢之意亦乖海內望理之心儻蒙特恩追赴行在試  
垂訪接必有可觀錄用棄瑕既符德號振淹求舊亦  
闡大猷謹錄薦陳庶備採擇其餘差序遠近並具別  
狀以聞謹奏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右賊泚稽誅保聚宮苑勢窮援絕引日偷生懷光總  
仗順之師乘制勝之氣鼓行芟翦易若摧枯而乃寇  
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據  
茲事情殊不可解陛下意在全後委曲聽從觀其所  
為亦未知感若不別務規略漸相制持唯以姑息求  
安終恐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固不可以  
尋常容易處之今李晟奏請移軍適遇臣銜命宣慰  
懷光偶論此事臣遂訊問所宜懷光乃云李晟既欲  
別行某亦都不要藉臣猶慮有翻覆因美其軍盛強



懷光大自矜誇轉有輕晟之意臣又從容問云昨發行在之日未知有此商量今者從此却迴或恐聖旨顧問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已肆輕言不可中變遂云恩命許去事亦無妨要約再三非不詳審雖欲追悔固難為辭伏望即以李晟表出付中書勅下依奏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事由其手詔之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賊勢朕緣未知利害本欲委卿商量適會陸贄從彼宣慰迴奏云見卿論敘軍情語及於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勅本軍允其所請卿宜授以謀略分路夾攻務使叶齊尅平寇

孽如此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蓄異端何由起怨臣初奉使諭旨本緣糧賜不均偶屬移軍事相諧會又幸懷光詭對且無阻絕之言機宜合併若有幽贊一失其便後何悔追伏望聖聰速垂裁斷謹奏



奉天奏李建徽楊惠元兩節度兵馬狀

右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兇寇逗留未進抑有他  
由所患太强不資傍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徽楊惠  
元三節度之衆附麗其營無益成功祇足生事何則  
四軍接壘羣帥異心論勢力則懸絕高卑據職名則  
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  
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姦而怨其事多凌已端居則互  
防飛謗欲戰則遞恐分功齟齬不和嫌釁遂構俾之  
同處必不兩全強者惡積而後亡弱者勢危而先覆  
覆亡之禍翹足可期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歎危切



陸宣公集 卷十四 三  
實堪疚心太上消慝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況乎  
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寧亂李晟見機  
慮變先請移軍就東建徽惠元勢轉孤弱為其吞噬  
理在必然他日雖有良圖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急  
唯在此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  
素少慮為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為犄角仍先諭旨  
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即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  
計無所施是謂先聲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  
也夫制軍馭將所貴見情離合疾徐各有宜適當離  
者合之則名亂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當疾而徐則失

機當徐而疾則漏策得其要契其時然後舉無敗謀  
措無危勢今者屯兵而不肯為用聚將而罔能叶心  
自為鯨鯢變在朝夕留之不足以相制徒長厲階析  
之各競於擅能或建勲績事有必應斷無可疑解鬪  
不可以不離救焚不可以不疾理盡於此惟陛下圖  
之

以前件事宜臣昨晚自行營迴面奉進止以臣所  
商量許李晟移就城東灼然穩便但慮懷光不免  
悵望因此生詞轉難調息則不如不去令臣更審  
細思量奏來者臣以事機得失所繫安危千慮百



陸宣公集 卷十四 三  
思通夕忘寐誠以貪因循而不能矯失者終有大  
患處艱危而不思出險者必無久安罄陳芻蕘惟  
所省擇謹奏

駕幸梁州論進獻瓜果人擬官狀

右欽澈奉宣聖旨自發洋州已來累路百姓進獻果  
子胡瓜等雖甚微細且有此心今擬各與散試官卿  
宜商量可否者伏以爵位者天下之公器而國之大  
柄也唯功勳才德所宜處之非此二途不在賞典恒  
宜慎惜理不可輕輕用之則是壞其公器而失其大  
柄也器壞則人將不重柄失則國無所持起端雖微  
流弊必大緣路所獻瓜果蓋是野人微情有之不足  
光聖猷無之不足虧至化量以錢帛為賜足彰行幸  
之恩饋獻酬官恐非令典謹奏



又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右欽漵齋中書所與進瓜果人擬官狀示臣仍奉宣  
聖旨朕所到處欲得人心喜悅試官虛名無損於事  
宰臣已商量進擬與亦無妨者臣愚以為信賞必罰  
霸王之資輕爵褻刑衰亂之漸信賞在功無不報必  
罰在罪無不懲非功而獲爵則爵輕非罪而肆刑則  
刑褻爵賞刑罰國之大綱一綱或焚萬目皆弛雖有  
善理末如之何天寶季年嬖倖傾國爵以情授賞以  
寵加天下蕩然紀綱始紊逆羯乘釁遂亂中原遣戍  
歲增策勳日廣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興焉



職負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焉青朱雜沓於胥徒金紫普施於輿阜薰蕕無辨涇渭不分二紀于茲莫之能整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聖旨以爲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臣伏恐陛下思之未熟偶有是言儻或謂之信然臣竊以爲過矣夫立國之道惟義與權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爲重利近實而於德爲輕凡所以裁是非立法制者則存乎其義至於參虛實揣輕重並行而不傷迭用而不悖因衆之欲度時之宜消息盈虛使人不倦者則存乎其權專實利而不濟之

以虛則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誕謾而人情不趨故國家之制賞典錫貨財賦秩廩所以彰實也差品列異服章所以飾虛也居上者必明其義達其變相須以爲表裏使人日用而不知則爲國之權得矣謹按命秩之載于甲令者有職事官焉有散官焉有勲官焉有爵號焉雖以類而分其流有四然其掌務而授俸者唯繫於職事之一官以序才能以位賢德此所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其勲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以馭崇貴以甄功勞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其實利者也虛



實交相養故人不瀆賞輕重互相制故國不廢權今之員外試官頗同勲散爵號雖則授無費祿受不占員然而突銛鋒排患難者則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効者又以是酬之其為用也可謂重矣今或捧瓜一器挈果一盛亦授試官以酬所獻則彼突銛鋒而竭筋力者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瓜果草木也視人如草木誰復為用哉且員外試官無俸祿之資無攝管之柄無見敬之貴無免役之優唯假空名以籠浮俗浮俗所以若存若亡而未甚厭棄者徒

以上之所惜耳今陛下若又輕用之以為無損於事人寤斯旨復何賴焉後之立功曷用為賞陛下若欲賞之以職事則官員有限而勲伐無窮固不勝其用矣陛下若欲賞之以貨財則人力已殫而帑藏皆匱固不充其費矣既未有實利以敦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人無藉焉何以為國且植瓜樹果多是野人貧者所資唯在衣食假以冗號亦奚用焉必欲使之歡欣不如厚賞錢帛人不失利國不失權各得所宜兩全其實何有不可顧傷大猷願留睿思更少詳度謹奏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四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五

後學雙峰年羹堯重訂

金壇王汝驤

太倉張泰基

同校

奏草

五

興元論解姜公輔狀

右欽澈奉宣聖旨緣唐安公主喪亡不可向此間遷  
厝權令造一塔安置待收復京城即擬將歸以禮葬  
送所造塔役功費用亦甚微小都不合是宰相所論  
之事姜公輔忽有表奏都無道理但欲指朕過失擬  
自取名朕本拔擢將為腹心今却如此豈不負朕至



深卿宜商量如何穩便者公輔頃在翰林與臣久同  
職任臣今據理辨直則涉於私黨之嫌希旨順承則  
違於匡輔之義涉嫌止貽於身患違義實玷於君恩  
徇身忘君臣之恥也別嫌獎義主之明也臣今不敢  
冒行所恥亦賴陛下明聖而鑒焉古語有之順旨者  
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故人臣皆爭順旨而避  
逆意非忘家爲國捐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  
建一言開一說哉是以哲后興王知其若此求諫如  
不及納善如轉圜諒直者嘉之訐犯者義之愚淺者  
恕之狂誕者容之仍慮驕汰之易滋而忠實之不聞

也於是置敢諫之鼓植告善之旌懸戒慎之鞞立司  
過之士猶懼其未也又設官制以言爲常由是有史  
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尚  
恐其怠也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而振警之  
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然非  
明智不能招直言非聖德不能求過行招直則其智  
彌大求過則其德彌光唯衰亂之朝闇惑之主則必  
諱其過行忿其直言以阿諛爲納忠以諫爭爲揚惡  
怨讟溢於下國而耳不欲聞腥德達于上天而心不  
求寤迨乎顛覆猶未知非情之昏迷乃至於是故明



者廣納以成德闇者獨用而敗身成敗之途千古相襲與敗同轍者罔不覆與成同軌者罔不昌以陛下日月之明江海之量自當矯夏癸殷辛拒諫飾非之慝協大禹成湯拜言改過之誠矧又時運方屯物情猶鬱乃是陛下握髮吐哺之日宵衣旰食之辰士無賢愚咸宜錄用言無大小皆務招延固不可復有忤逆之嫌甘辛之忌也夫君人者以衆智爲智以衆心爲心恒恐一夫不盡其情一事不得其理孜孜訪納唯善是求豈但從諫不拂而已哉乃至求謗言聽輿誦葑菲不以下體而不採故英華靡遺芻蕘不以賤

品而不詢故幽隱必達今公輔官在諫議任居宰衡獻替彌綸乃其職分比於芻蕘葑菲豈不優而且重哉此理之常奚足怪也縱使引喻非當不猶愈於輿誦乎矯激過深不猶愈於謗言乎晉文聽輿人之誦而霸業興虞舜設誹謗之木而帝德廣斯實聖賢之高躅陛下何疾焉聖旨又以造塔役費微小非宰臣所論之事下臣愚戇竊謂不然當問理之是非豈論事之大小若造塔爲是役雖大而作之何傷若造塔爲非費雖小而言者何罪夫小者大之漸微者著之萌故君子慎初聖人存戒知幾者所貴乎不遠而復



制理者必在於未亂之前本立輔臣置之左右朝夕  
納誨意在防微微而弼之乃其職也涓涓不遏終變  
桑田皸皸靡除卒燎原野流煽已甚禍災已成雖欲  
救之固無及矣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易曰小人  
以小善為无益而不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不去也  
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然則小之不可不  
慎也如此陛下安得使之勿論乎虞書載咎繇之言  
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兢兢慎也業業危也幾  
者動之微也唐虞之際主聖臣賢庶績咸熙萬邦已  
協而猶上下相戒既慎且危慮事之微日至萬數然

則微之不可不重也如此陛下又安可忽而勿念乎  
舜之為君始作漆器羣臣固爭咸謂非宜漆器之為  
用也甚堅其為費也蓋寡然猶相繼諷諫者豈不欲  
杜其漸而慎其初歟是知君臣之間義同一體事罔  
大小相須而成故舜命其臣曰作朕股肱耳目夫股  
肱之奉元首不以煩細而關於運行耳目之助心靈  
不以么微而廢於視聽是以臣子之於君父也盡其  
敬而敬焉盡其愛而愛焉敬則願及於尊榮愛則懼  
陷於過惡萬邦黎獻莫不皆然而況位列朝廷任當  
輔弼主辱與辱主安與安此而不言誰復言者禮曰



陸宣公集 卷十五 四  
近而不諫則尸利也若宰相者可謂近矣事或乖誤  
得無諫乎武丁賢君也傳說賢相也而武丁引金作  
礪以命其相說諭木從繩以戒其君是則輔弼之任  
匡救攸屬巨細之事悉宜盡規陛下所言役費微小  
非宰相所論之事又謂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此誠異  
乎愚臣之所聞是以願披肺腸而不敢自默者也若  
以諫爭為指過則剖心之主不宜見罪於哲王若以  
諫爭為取名則匪躬之臣不應垂訓于聖典獻替列  
職竟使奚為左右有人復將焉用臣竊謂指過以示  
直固不如改過以見稱進諫以取名固不如納諫之

為美假有意將指過諫以取名但能聞善而遷見諫  
不逆則所指者適足以彰陛下莫大之善所取者適  
足以資陛下無疆之休因而利焉所獲多矣儻或怒  
其指過而不改則陛下招惡直之譏黜其取名而不  
容則陛下被違諫之謗是乃掩已過而過彌著損彼  
名而名益彰果而行之所失大矣一獲一失可不慎  
乎伏願嘉忤旨之忠祛逆耳之吝平積憤之氣弭逆  
詐之情然後試以愚言反覆參校庶臻至理且亮微  
誠謹奏



又荅論姜公輔狀

右欽澈奉宣聖旨省卿所奏公輔事宜雖甚知卿盡忠然似未會朕意朕意以公輔才行共宰相都不相當在奉天時早欲停罷後因公輔辭退朕已對面許訖尋屬懷光背叛遂且因循容到山南公輔知朕必擬移改所以固論造塔事賣直取名據此用心豈是良善朕所以惆悵者祇緣如此卿今疑朕不能納諫殊乖本意者臣以顛執務在朴忠推理而言有懷必盡睿意元妙非凡所窺如臣懵昧之材且無希伺之志奏報失旨宜其固然所冀錄微款而矜至愚實天



下幸甚古人有言曰明主者可以理奪又曰主聖則臣直今陛下稟天縱之才備明聖之資臣若抱理莫伸守直不固上虧至化罪莫大焉輒復據直道而理其前言惟陛下留意幸察臣竊以領覽萬幾必先虛其心鑑鏡羣情必先誠其意蓋以心不虛則物或見阻意不誠則人皆可疑阻於物者物亦阻焉疑於人者人亦疑焉萬物阻之非人疑之將欲感人心致於和平盡物理使無紕繆是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無乃愈踈乎孔子曰不遷怒不億不信豈非懼於肆情逞憾以至於失中違道者哉臣之區區志欲匡輔是

以前者奏疏願陛下平積憤之氣弭逆詐之情然後試以愚言反覆參校庶臻至理且亮微誠今陛下以素欲廢罷公輔之心而謂其所行皆非良善則是遷怒而積憤之氣未平也陛下揣公輔知必移改之意而謂其所言皆欲取名則是億不信而逆詐之情未弭也逆詐未弭積憤未平固宜公輔獲戾於蓄疑下臣見尤於乖意謂之至當則或不然夫臣之獻言以助理也君之求諫以弭違也言苟助理何必以人而廢言諫苟弭違何必責意而拒諫若彼言無足用意雖善而奚為諫有可從人雖咎而寧捨古先聖王所



陸宣公集 卷十五  
以採葑菲詢芻蕘傳謗言用仇怨急於聽納乃至於  
斯其意無他惟義所在願陛下不以憎嫌而遺其片  
善不務精察而謂之大明忠言者利於行而拂於情  
唯計慮至熟乃能無忤幸紆宸鑒更審所宜謹奏

興元論請優獎曲環所領將士狀

右曲環所領一軍悉是朱泚部曲或頃在鳳翔所管  
或本從河朔同來後因汴宋用兵權抽赴彼應援所  
以行營將士猶舉幽隴為名今之元兇乃其舊帥岐  
下則楚琳助亂薊門則朱滔黨姦獨此偏師漂然河  
上其營幕則寄于他土其家屬則陷于匪人又屬汴  
路姦虞浚城陷覆糧餉屢絕資裝久殫士卒常情固  
難安處是宜潰歸舊管否則散適樂郊而曲環撫之  
悉無離叛孤軍自守亦不苟從處危能安聞難輒赴  
甚推齊肅累著功勳近日將帥之中罕有如環之比



陸宣公集 卷十五  
考其才節絕有過人但緣羈寓多時窮匱轉甚繼陳章奏言及酸辛告急朝廷則力未能救求哀郡府則人莫見憂覽其辭情可爲流涕若失於應接則終以危亡良將義徒實在深惜願陛下不以常人遇之以常事遣之方今勢可相資唯有江左完實恐須密勅韓滉切令贍恤此軍器甲衣糧咸使周足因賜劉洽手詔亦委加意保持若得自存必有成績非艱難無以表特操非英聖不能全異才有功見知人必悅勸臣不勝區區爲國獎善拯危之意謹啓事以聞謹奏

興元論解蕭復狀

右欽漵齋蕭復表示臣兼奉宣聖旨朕比緣李懷光兇狂權且就此迴避山南旣與京畿接近指麾兵馬日望收城今蕭復勸朕令幸江陵表狀之中張皇頗甚朕不會其意昨問從一從一亦甚驚怪不知事由蕭復奏事官李充朕適喚對共語亦似不是純良此人莫是李承昭家子弟否卿宜審看蕭復表中意趣斟酌奏來者臣伏覩其表兼揣其情蓋以遠路傳聞事多失實大臣獻納務且竭誠雖有過當之虞失中之策但宜勿用不足爲尤何則駐蹕奉天屯難已甚



陸宣公集 卷十五  
況又不駐艱危可知蕭復備位樞衡奉使宣撫忽聞  
變故寧免驚憂梁岷之間窮隘特甚輦輓攸止資奉  
實難凡在戀主之誠各懷俟后之志是以延賞奉迎  
於西蜀韓滉望幸於東吳此乃臣子之常情古今之  
通理蕭復所請亦類於斯事雖非宜意則可恕李充  
頃任御史臣嘗與之同寮其人是故福建觀察使李  
椅之男共承昭房從已遠才頗通敏性亦溫恭宗族  
之中足稱佳器伏願更廣詢訪方驗臣言不誣謹奏

又答論蕭復狀

右欽澈奉宣聖旨卿所奏蕭復事朕已具悉假使更  
無別意終是不識事宜今巡行諸道轉恐事多乖失  
緣孟皞年老今欲除蕭復為福建觀察使便令赴任  
去就亦應得所卿意以為何如者伏以將相之任所  
委皆崇中外迭居亦是常理然君臣有禮進退不可  
以不全理體有宜本末不可以不稱頃盜興都邑駕  
適郊畿陛下悔征賦之殷繁念黎元之困悴誕降慈  
旨深示憫傷特遣大臣普詢疾苦本期還報將議優  
蠲衆情顯顯日望上達今若未終前命遽授遠藩則



陸宣公集 卷十五  
是膏澤將布而復收渙汗已發而中廢事既失望人何以觀斯乃進退之禮不全本末之宜不稱謂為得所臣實疑之儻慮處事乖方不欲淹留在外則當諭以詔旨促其歸程遠郡巡歷未周但令副介分往待其復命親訪物情革弊垂恩用符德號使務既畢能否益彰徐擇所宜以圖進退庶於事體允得厥中謹奏

興元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右欽澈奉宣聖旨近日往往有卑官從山北來皆稱自京城偷路奔赴行在大都此輩多非良善有一邪建論說賊中體勢語最張皇察其事情頗是窺覘今且令留在一處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相尋恐有姦計卿宜商量如何穩便者臣伏以任總百揆者與一職之守不同富有萬國者與百揆之體復異蓋尊領其要卑主其詳尊尚恢弘卑務近細是以練覈小事糾察微姦此有司之守也維御萬樞選建庶長總綱而衆目咸舉明邇而羣方自通此大臣之任



也愚智兼納洪纖靡遺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垂旒黈  
纒而黜其聰察匿瑕藏疾而務於包含不示威而人  
畏之如雷霆不用明而人仰之如日月此天子之德  
也以卑而僭用尊道則職廢于下以尊而降代卑職  
則德喪于上職廢則事不舉德喪則人不歸事不舉  
者弊雖切而患輕人不歸者釁似微而禍重茲道得  
失所關興亡聖王知宇宙之大不可以耳目周故清  
其無爲之心而觀物之自爲也知億兆之多不可以  
智力勝故壹其至誠之意而感人之不誠也異於是  
者乃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

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故宣  
尼述陶唐之盛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周詩美文王  
之德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皆覆育萬物渾然大  
同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項籍納秦降卒二十  
萬慮其懷詐復叛一舉而盡坑之其於防虞亦已甚  
矣漢高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  
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  
誠其効固不同也秦皇嚴衛雄猜而荆軻奮其陰計  
光武寬容博厚而馬援輸其款誠豈不以虛懷待人  
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情思附則感而悅之



陸宣公集 卷十五  
雖寇讎化爲心膂有矣意不親則懼而阻之雖骨肉  
結爲仇慝有矣臣故曰茲道得失所關興亡伏惟陛  
下睿哲文思光被四表孝友勤儉行高百王然猶化  
未大同俗未至理者良以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  
心思周萬幾有獨馭區寓之意謀吞衆略有過慎之  
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嚴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  
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於不  
任忠蓋者憂於見疑著勲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  
迫于攻討馴致離叛構成禍災兵連于外變起于內  
歲律未半乘輿再遷國家艱屯古未嘗有以陛下至

聖之德而遘茲殷憂之期天其或者欲大啓睿心儆  
小失而崇丕業耳臣謂陛下當奉若天意追咎已然  
凡所致寇之由悉已詳知其故將革前弊以消羣疑  
今承德音尚襲流誤若未悔禍何由弭災臣獲蒙過  
知又辱下問若務順旨是爲欺天庸敢指陳庶裨闕  
漏往歲初奮師旅四征不庭義烈之徒人思自効捨  
逆歸款者繼獻于闕下陳謀諫失者爭詣于禁門陛  
下能於此時乘軍氣之方雄因人心之願盡輟沐吐  
哺虛襟坦懷海納風行不疑不滯功者報之義者旌  
之直者獎之才者任之其或有志而無補於時敢言



而不當其理亦必恕其妄作錄其善心率皆優容以禮進退如此則海內風靡翕然歸心賢愚咸懷小大畢力蕞爾凶醜曾何足平臣固知久已理安必無奉天之幸矣其所以孕禍胎而索義氣者在乎獨斷宸慮專任睿明降附者意其窺覷輸誠者謂其遊說論官軍撓敗者猜其挾姦毀沮陳兇黨強狡者疑其爲賊張皇獻計者防其漏言進諫者憚其宣謗凡此之類悉貽聖憂咸使拘留謂之安置或詰責而寘於客省或勞慰而延于紫庭雖呵獎頗異其辭然於圈閑一也既杜出入勢同狴牢解釋無期死生莫測守護

且峻家私不通一遭繫維動歷年歲想其痛憤何可勝言由是歸化漸稀而上封殆絕矣徇義之心既阻脅從之黨彌堅而貴近之臣往來之使希望風旨詭辭取容唯揣樂聞不憂失實咸言聖謀深遠策略如神小寇孤危滅亡無日陛下急於誅惡皆謂其事信然窮兵竭財坐待平一人心轉潰寇亂愈滋遂至轂下生戎宮闈不守儻陛下能於此際遽敷大號謝過萬方敘忠良見忌之冤而舉其尤鯁亮者加之厚秩糾阿諛不實之罪而數其極姦妄者處之大刑賞罰旣明忠邪畢辨以此臨下誰敢不誠以此懷人何有



陸宣公集 卷十五  
不服過而能改亂亦遄安臣固知尋復京師必無梁  
岷之遊矣陛下旣闕慎于始又失圖于中收之西隅  
唯在茲日豈可復使一事紕繆一言過差哉今賊泚  
未平懷光繼叛都邑城闕狃迭居關輔郊畿豺狼  
雜處朝廷僻介于遠郡道路緣歷於連山杖策從君  
其能有幾推心降接猶恐未多稍不禮焉固不來矣  
若又就加猜劾且復囚拘使反者得辭來者懷懼則  
天下有心之士安敢復言忠義哉卵胎不傷麟鳳方  
至魚鼈咸若龜龍乃遊蓋悅近者來遠之資懷小者  
致大之術也竊料邢建等輩必非助逆之徒假如過

有張皇跡涉疑似亦望矜愚惜體屈法裕人並量器  
能隨事甄貸武者措之於戎伍文者付之於宰司大  
則授以職負次但優其選序必有須離行在難處親  
軍則或除諸道一官或委諸使錄用就其常分各稍  
加恩古人有言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惠澤所及謳歌  
乃歸流聞四方孰不欣戴昔趙殺鳴犢聖人輟行燕  
尊郭隗賢士繼往況乎天子所作天下式瞻一言阻  
物則天下莫不自疑一事恤人則天下莫不同悅固  
不可以小失爲無損而不悔亦不可以小善爲無益  
而不行小猶慎之矧又非小願陛下惟事無大小皆



以覆車之轍為戒實宗社無疆之休謹奏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五





